

小荷尖尖

老师镜片里的蓝

□刘子萌

蓝色,是一切事物中最清透的颜色。放在天上,变得清新;放在河里,变得神秘;放在老师的镜片里,也妙不可言。

老师在讲课时,总会有那么两三个同学不遵守课堂纪律。每每这时,老师的镜片就会泛起一层浅浅的蓝光,这层淡蓝带着友善的关爱,也带着温馨的提示:“快点坐好吧,不然期末就考不到理想的分数啦!”说来也怪,凡是被抹这淡蓝色提醒的同学,都变得乖乖的。

但是,老师并非只有温柔,当她生气时,镜片里的蓝色会变成乌云密布时的深蓝。上次我们因调皮捣蛋被教导主任叫去训话,回来时老师的镜片上闪现出一道深蓝,紧接着便有自责的话语和生气的火苗朝我们冲来。在被“射中”的那一瞬,我们无不感受到老师殷殷期望落空的惆怅。于是,我们也被这种感觉缠住,觉得很惭愧。

我最喜欢的还是老师对我们取得进步时镜片上浮现的宝蓝色,那真是最可爱的蓝色了!每一次我的作文被评为“优秀”时,老师的镜片上都会挤满这种蓝,那蓝充满肯定与期待!“这次写得很好,回家给我电子稿。”那时,我兴高采烈地接过作文本,在老师的注视中轻快地回到座位。

无论老师镜片里出现什么蓝色,她都是我们最敬爱的老师! (作者系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学生)

丢沙包的老师

□王浩然

在校园的课间时分,老师被我们丢沙包的快乐感染,也加入了游戏行列。

只见老师右手托着两个沙包,微微侧身,轻轻转动手腕,一个沙包优雅地飞起,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还未等它落下,一只会“审时度势”的手已经在它的正下方等它了。与此同时,手中另一个沙包又被轻巧地抛起……如此重复,沙包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精灵,在老师的手中欢快地左蹦右跳。老师时而加快速度,沙包快如闪电地移动,让“观战”的我们两只眼睛都不够用;时而又放慢节奏,让沙包缓缓升起又缓缓落下,仿佛在跳着优美的华尔兹。

见我们看得不过瘾,老师竟又拿起第三个沙包。只见她巧妙地将三个沙包依次抛出,右手抛出的沙包刚要落地,老师的手就像有强大磁力一样把它们依次吸过来,再次将它们扔抛向天空,然后又精准地抓住……

老师面露浅笑,沉浸在这简单却又充满乐趣的丢沙包世界里。而我也被这场震撼,仿佛周边的一切已不复存在,整个世界只剩沙包和老师的一双巧手。 (作者系西海岸新区海王路小学学生)

往事悠悠

一碗榆钱

□丁福军

初二下学期春天的某一日,沟沟洼洼的山间地头芽黄叶绿,各色不知名的小花不甘寂寞地像赶集一样冒了出来,可这美好的春色我却无心欣赏,因为我身体不舒服。

上午第三节课是英语课,我趴在课桌上,什么也听不进去,英语老师关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,问:“怎么了?不舒服?”我无力地点头。她摸了摸我的额头:“哟!发烧了,你回家吧,找医生瞧瞧。”

我连书包都没背,踉踉跄跄地出了教室往家走。走到营后村东河边时,看到河对面有一位穿着蓝士林斜襟衣裳的大娘正在洗衣服。水中一排石头冒着头,供行人踩着过,我晕乎乎地走到河中央,一时没踩稳,跌落到河里。那位大娘立即撂下正洗着的衣服,蹚着水过来将我拉起:“小青年,你怎么了?”我浑身哆嗦,上下牙齿打架:“大娘,我冷。”大娘对正在河边菜园里整地的一位大爷喊:“老头子,快来!”大爷闻声赶来,扶着我:“走走走,小伙子,先到我家吧,看你病成这样。”

我被扶进屋后,大娘从衣橱里找出一身干净的旧衣服给我,又从橱柜旁边的脸盆架上抽下一根半旧的毛巾递过来,问:“你是哪个庄的?”“我是前沟的,大娘。”

大爷端详了我一下:“恁大大是不是丁兰全?”

“是,大爷。您认识俺爸爸?”

大爷对大娘说:“这孩子跟他大大长得很像,是老逢妹妹(我娘)的儿子,就是以前我在海带厂的同事。”

“哦,他爸就是那个给我们做衣裳从不收钱的裁缝丁老弟吧?”看来大娘也认识我爸爸。

“你先上炕吧,孩子。我去找医生来

给你看看病。”大爷说完就急匆匆地出门了。

很快,医生背着药箱来了,给我测了一下体温,打了一支退烧针,放下一小包白药片就走了。大娘让我到里间炕上躺下,拉了一床被给我盖上:“躺下睡一觉,发热成这样走不得,睡会儿吧。”

因为太难受了,我躺下没多久就迷迷糊糊睡着了,醒来时听到外间墙上的挂钟“当当当当”响了四下,才知已经下午四点了,我感觉浑身自在了许多,应该是退烧了。

我起身要走,大娘拦住我:“不用急,孩子,饿了吧?晌午病成那样,也没吃饭。”她用滚水冲了一碗炒面,打了两个荷包蛋,又端来一碗嫩绿中带点鲜黄的榆钱菜,说:“吃了饭再走。”

也许是太饿了,也许是大娘的手艺太好了,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那碗榆钱菜记忆犹新——里面有葱的清香、姜的辛辣,更兼榆钱自身的滑嫩软甜。那碗春天里的人间烟火,大自然馈赠的草根食物所散发的香味,彻底征服了我的味蕾。

傍晚时候,我拎着大娘给洗好的湿衣服和鞋子回到家中,娘看到我身上不合体的新行头,很诧异。我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娘后,她马上知道了那对善良的夫妻是谁。娘告诉我,大爷是她以前在海带厂的同事,名叫于贵。当晚,爹娘就一起去了于大爷家致谢。

时光如梭,眨眼间这件事已过去42年了,每当想起当年那碗充满绿意清香又十分可口的榆钱,我的舌根都会返香。于大爷老两口已经作古,但他俩的音容笑貌却一直存留在我的心中,永志不忘。

种黄瓜

□庄彩芹

儿子从网上买了几粒黄瓜种子,因为已经是秋天了,我便建议他来年春天再拿回老家让奶奶种。他偏不信邪,对我说:“妈,这种子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的,我可以把它种在花盆里……”他竭力争取,我只好同意。其实我的内心还是不认可的,但一想到孩子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的劲头,索性让他尝试一下。

我们一起去买了大小合适的花盆、花土、架黄瓜的小竹竿,然后他自己在楼梯间把花土放入盆里,并让妹妹协助浇水,最后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放进挖好的小坑里。他仔细地在家里寻找合适的位置来安放花盆,最终选定了阳光充足的阳台。从那以后,两个孩子每天回家都会看一下花盆里的种子是否发芽了。妹妹还很积极地帮哥哥往盆里浇水。

出乎我的意料,几天之后,黄瓜种子竟然发芽了!它长出了两片嫩嫩的叶子,孩子们兴奋地围着花盆叽里呱啦地讨论着,哥哥还给妹妹科普,把自己生物课上学到的知识搬到了生活中。虽然我认为这个黄瓜可能长不大,但还是不忍打击他们的积极性,静静听他们讨论着。然而,我的猜想又错了——黄瓜长得很快,长出了几片叶子、几条须子。我帮孩子们用小竹竿把它的藤蔓扎好,儿子在旁边咋咋呼呼地嘱咐我:“妈,你轻点儿,别把它弄断了……”

黄瓜的叶子长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多,每个叶子和藤蔓之间的地方都长出了一根小黄瓜,它们的头顶上戴着嫩黄的花帽,可爱极了。儿子又从网上了解到,需要给黄瓜施肥,还需要一个光照灯给它提

供光照。于是,我又帮忙买了设备,儿子把黄瓜挪到自己房间的窗台上,小心翼翼地给黄瓜浇水、施肥,眼巴巴地盼着它长大。

随着黄瓜藤蔓长得越来越长,我们又用绳子把它引到了窗帘的滑杆上。没多久,最底下的黄瓜终于长大了,它水灵灵的、细细的、长长的。妹妹站在花盆边,几次念叨着要吃掉这个黄瓜,哥哥坚决不让。直到一天晚上,哥哥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把黄瓜剪了下来,然后用尺子一量,足有十五厘米长,只是有点儿细。然后他把黄瓜均匀地分成四份儿,我们一人一截。

已经准备睡觉的妹妹听说要吃黄瓜,立马从被窝里钻了出来。吃到黄瓜后,她边咀嚼边口齿不清地说:“哥哥,真好吃!我还想吃!”哥哥说:“那肯定好吃呀,你老哥我种的黄瓜,纯天然无污染!你还想吃?那等着吧,别的黄瓜还没长大呢!”

遗憾的是,第二个、第三个黄瓜不知何故,屁股那个地方变黄了,无奈之下只能剪掉。哥哥又各种查资料,了解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要么是缺水,要么是缺肥。于是,我又帮忙买了营养液,每天兑水后浇上一点儿……就这样,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,藤蔓上的其他黄瓜也慢慢长大了。我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,朋友们戏称今年可以实现“黄瓜自由”了。

种黄瓜,让我们娘儿仨都收获了成长。我深感自己小看了孩子,很多事情,让孩子们大胆尝试就行,他们会积攒自己的经验,也会学到一些东西,何乐而不为呢?

琅琊放歌

哈一场雪

□徐茹冰

大雪本凛冽,生于极寒时
却在多少翘首以盼
和千呼万唤中翩然而来

每一片雪
都像一个小精灵,一个小生命
她们,那么轻盈,随风
她们,那么短暂,消融

仰望天空自问
寄于雪的是怎样的情感啊
是对冬日里唯一的期盼
是阳光洒过之后的五彩斑斓
是脚印踩陷的咯吱咯吱
是心底里欢快的呢喃

哈一场雪吧 捧在手心里
用胸腔的热气哈她的凉气
却把自己的心也哈温暖了

车水马龙之外

□李全文

湖岛村,车水马龙之外
消失了地铁和连绵的霓虹映夜
街衢洞达戛然而止
蔚蓝的海之畔,有一个繁忙的码头
村口的沙鸥飞舞着蔚蓝
一些渔船反复打捞
海湾上来回折返的鳞浪

云来云去
是这片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
土地上的穹隆
覆盖连绵的青山绿水
一树树山果以及一片片翠竹
玉米地,松林

《诗经》之“蒹葭萋萋,白露未晞”
沉浸于溪流之下
秋风又说又笑
月光行走于村外的山径
茼蒿草、雏菊,与小竹雀、大灰鹭
一直磨磨唧唧的,纠缠不清
像极了它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

月色渐浓

□于明莲

白天,义无反顾地走了
皓月从池塘边的树后升起
有鱼儿跃出碧光
有琴声演绎古老传奇
有喜鹊归巢的声响

好多眼睛
落于清冷孤寂的枝头
眨呀眨呀 迎着月光
向月色深处探望

月光温和又清凉
她打量着渐渐冷静下来的人间
守护着一池池的清晖
从悲伤的旋律里
打捞正在下沉的影子

月色渐浓 她蹑手蹑脚
引导着阅读的声音
让灵魂沿着蓝色的期盼行走
沿着心的方向缓行